

魯迅雜文簡介

- 附：一、《魯迅年表》
二、《怎樣解決學習魯迅雜文的三種困難？》
三、《學習魯迅報刊資料索引》

(二)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1972年11月

說 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为配合对鲁迅杂文的学习，我们编印了这个资料，以供参考。

本资料包括杂文介绍和附录两部分。前者包括《未有天才之前》、《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二篇杂文的介绍以及《鲁迅对天才论的批判》、《鲁迅对反革命两面派的批判》和《鲁迅对革命青年的期望》；后者包括：《鲁迅年表》、《怎样解决学习鲁迅杂文的三种困难》和《学习鲁迅报刊资料索引》（1972年6—7月）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存在错误缺点，请指正。

《未有天才之前》

本文是鲁迅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编杂文集《坟》。

五四运动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提出“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主张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在文艺界，又出现过“崇拜创作”的倾向。此外，还有一些“恶意的批评家”，鼓吹创作需要“天才”。

鲁迅在这篇讲演中，运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观点，对上述种种反动观点和错误倾向，尤其是对反动的唯心史观的“天才”论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这篇文章，是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天才”论的一把利剑。

对于“天才”问题，鲁迅在本文里阐述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英雄与群众的关系。鲁迅指出，没有人民群众，也就没有所谓英雄。他举例说：“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花木非有土不可……。”因此，“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第二，“指出天赋的天才”是没有的。鲁迅说：“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看见。”“就可以说没有”。他又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凡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

第三，指出人的智慧、才能是来源于实践的。鲁迅把英雄比作“花木”，把人民群众比作“花木”赖以生长的“泥土”，教导青年不要充当“天才”、空等“天才”，而必须切切实实做人民群众的一员，“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要

“不怕做小事业”，实践“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

鲁迅严肃地批判了称他为“天才”的人。他说：“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的。”地主资产阶级一贯地把自己封为“天才”，作为愚民的统治术。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把自己吹捧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其目的在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本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编入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里。

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向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宣战书，是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文献。当前，在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的批修整风运动中，我们读这篇文章，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对托派匪徒污蔑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武装斗争是“军事投机”，污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投降”等无耻澜言予以彻底的驳斥和批判。一九三五年底，毛主席根据日寇侵略中国造成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形势，为我党制定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又指出，要注意在新的条件下防止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这时，王明又由极“左”跳到极右。）鲁迅根据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对刘少奇、周扬等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托洛斯基匪徒公然写信给鲁迅，挑拨他与党的关系，攻击党的路线和政策。为此，鲁迅对托派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

露和批判。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热情地歌颂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歌颂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指出了托洛斯基的叛变、漂泊、潦倒的可耻下场。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热情地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鲁迅的杂文和不少诗词歌颂了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戳穿了托洛斯基匪徒污蔑武装斗争和他们主张所谓议会道路的无耻澜言。当毛主席率领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鲁迅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贺电：“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又在本文中庄严地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对托派匪徒无比的仇恨。鲁迅认为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并表示“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他深刻地指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鲁迅从路线高度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既反对了托派匪徒以极右或极“左”面目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反对了王明走卒刘少奇、周扬一伙叛徒从极右方面来破坏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和执行。列宁说：对事物要“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那个阶级的革命？那个阶级的反革命？”鲁迅正是这样，从一切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词藻掩饰中看出他们的反动本质。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批判了托派匪徒的所谓高超的“理论”，指出他们的所谓高超的“理论”，是“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是违背“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的。鲁迅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看穿托陈取消派确实确实是向日本帝国主义领取薪贴，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效劳的民族罪人。

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来同托匪一样，总是以响亮的“革命”词句，掩饰其叛徒面目，达到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目的。我们必须学习鲁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鲁迅对“天才论”的批判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墳·未有天才之前》

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
《南腔北调集·论语》

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转引自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

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是一首好诗。
《墳·未有天才之前》

坐在客厅里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对反革命两面派的批判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鲁迅书简》P.775

倘有同一营垒中的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答〈戏〉周刊编者信》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

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书简》P.695

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 《并非闲话》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小杂感》

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 《上海文艺之一瞥》

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逆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路。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对革命青年的期望

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 《墳·题记》

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华盖集·导师》

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左倾”。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曾有一种运动，是教育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而已集·读书杂谈》

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永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集外集

拾遗·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附录

一、鲁迅年表

1881年（光绪七年）

九月二十五日（夏历八月三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姓周，取名樟寿（一八九八年入南京水师学堂时改名树人，字豫才。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鲁迅”笔名）。

1887年（光绪十三年） 七岁

进私塾，从叔祖玉田读书。

1892年（光绪十八年） 十二岁

年初，进三味书屋私塾，从寿镜吾先生读书。业余喜谈民间文学书籍。

1893年（光绪十九年） 十三岁

秋，祖父周介孚因事入狱，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暂住，同农民十分亲近，同农民的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896年（光绪二十三年） 十六岁

十月十二日（夏历九月初六），父周伯宜病故，年三十七。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十八岁

五月 往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在机关科学习。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十九岁

春，因不满于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格致、地学、金石学（矿物学）、德文等学科。学校总办是一位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人物”。鲁迅在这时受到了康梁维新的影响，同时又读到了《天演论》的译本，开始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二十岁

在矿务铁路学堂学习。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二十一岁

仍在矿务铁路学堂学习，祖父出狱回家。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二十二岁

一月 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

四月 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江南班学习日语。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二十三岁

仍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参加当时爱国志士的“排满革命”运动。二月间，毅然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辮子。

本年译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由东京进化社印行），又译其《地底旅行》（一九〇六年由南京启新书局印行）。为《浙江潮》杂志写文章，有《说铂》、《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等。编《中国矿产志》（一九〇六年七月由普及书店印行）。作旧体诗《自题小象》，表现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宏愿。

1904年（光绪三十年） 二十四岁

八月 在弘文书院结业，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曾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为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夏历六月初一，祖父病故，年六十八。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二十五岁

继续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二十六岁

本年，因为在影片中看到在日俄战争中一个体格强壮的中国人，被日军指为俄国的侦探，绑起来砍头示众的情景，感到要拯救中国，“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革命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决定弃医从文。春假时，退学东京，开始从事文艺运动。

1907年（光绪三十二年） 二十七岁

在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定名《新生》，未实现。

经常阅读章炳麟（太炎）主办的《民报》。曾学习俄文，不久即辍。又继续学习德文。

十二月 作《人间之历史》（后改题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都发表于次年出版的《河南》杂志。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二十八岁

在东京。每星期日到《民报》社章炳麟讲《说文解字》。

本年开始阅读并翻译外国新文学作品，尤其注意于俄国的及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作《破恶声论》、译《裴象飞诗论》，都发表于本年的《河南》杂志。

1909年（宣统元年） 二十九岁

二月 编《域外小说集》，作序言。

三月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印行。

七月 《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印行。

八月 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 三十岁

八月 改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生理学教员。授课之余，开始从类书中辑录已亡佚的古代小说（后来编集为《古小说鈔沉》），又辑录有关会稽的古代历史、地理逸书，编集为《会稽郡故书杂集》。

1911年 三十一岁

十一月 杭州光复后，绍兴人心兴奋，鲁迅曾率领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散发传单。绍兴光复后，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

本年作小说《怀旧》（一九一三年发表于《小说月报》）。又曾辑录唐代刘恂所著的《岭表录异》。

1912年（民国元年） 三十二岁

一月 《越铎》日报创刊，鲁迅作发刊词，并为写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 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住宣武门外绍兴会馆中的藤花馆。五月五日起，又开始每天写日记。

八月 任教育部参事。

本年公余辑录唐宋传奇文及谢承《后汉书》（次年三月写定，作序文）。

1913年 三十三岁

六月 回绍兴省母，八月返京。

十月 开始校录《嵇康集》（十一月校毕，作跋文）。

本年受教育部聘为读音统一会会员，又曾在部中作有关美育的演讲，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美育和社会教育的译文。

1914年 三十四岁

本年开始研究佛经。译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十一月，辑《会稽郡故书杂集》成，作序文（一九一五年印行）。

1915年 三十五岁

本年开始，公余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对汉代石刻艺术尤为注意。以后曾编《侯堂博文杂集》（已印行）、《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及《汉画集》（均未印行）。

1916年 三十六岁

五月 迁居绍兴会馆内的补树书屋，公余继续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十二月 母六十寿，回绍兴。

1917年 三十七岁

一月 返北京。

七月初 因张勋复辟，愤而离职。同年乱平，即回教育部。

1918年 三十八岁

一月 《新青年》改组，鲁迅参加《新青年》编委会。

四月二日，作小说《狂人日记》。五月，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鲁迅”。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七月二十日 作论文《我之节烈观》，对封建礼教进行批判，发表于八月出版的《新青年》。

九月起 陆续为《新青年》杂志“随感录”栏写短评，至十一月止，共写六篇。

冬 作小说《孔乙己》（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新青年》）。本年还写了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等，也发表在五月份起的《新青年》杂志，署名“唐俟”。

1919年 三十九岁

五月 在《新青年》杂志“纪念马克思专号”上发表小说《药》、《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批判以林纾为代表的复古主义者。同期又发表《随感录五十六：来了》及《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自一月至十一月，本年发表《随感录》二十一篇。

六月 作小说《明天》，发表在《新潮》月刊。

七月 作小说《一件小事》，发表在十二月一日的《晨报创刊纪念增刊》。

八月 译日本作家武者小路笃著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成（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月，迁居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住宅。

十二月 回绍兴接母亲及三弟建人来京。

1920年 四十岁

八月 作小说《风波》。

九月 作小说《头发的故事》。

十月 译成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一九二二年五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1年 四十一岁

一月 作小说《故乡》。

二、三月 又校《嵇康集》。

十二月 作小说《阿Q正传》（连载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四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的《晨报付刊》，署名“巴人”）。

本年译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及俄罗斯、日本作家的小说及介绍捷克、小俄罗斯文艺情况的论文多篇。又作《生降死不降》等杂文数篇。

1922年 四十二岁

二月 九日作杂文《估“学衡”》，批判复古主义的“学衡派”。本月再校《嵇康集》。

五月 译成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一九二三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所编《现代小说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鲁迅译文九篇。

六月 作小说《白光》、《端午节》。

七月 《爱罗先珂童话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月 作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十一月 作小说《不周山》。

十二月 编定所作小说《狂人日记》到《不周山》共十五篇为一集，题名《呐喊》，并作《自序》（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至一九三〇年，抽出《不周山》一篇，改名《补天》，另编入《故事新编》。自此以后，各版《呐喊》都只有十四篇）。